

八月的梭子蟹

□何增辉 文 摄



八月了，又到一年开渔季，象山人心里那根弦，轻轻动了一下。

不是锣鼓，不是吆喝，是梭子蟹上桌时，迫不及待掰开蟹壳的那一声轻响。

刚上岸的梭子蟹不用花哨做法。洗干净，肚皮朝上搁蒸锅里，大火顶足10分钟，那股独特的香味就顺着缝往外钻。或者锅底倒一圈啤酒，蟹往里一扣，焖到酒气收干，壳上挂着焦香斑——怎么弄都行，主要是蟹本来就鲜嫩。

本地人不拿它当什么主菜。就是傍晚家里来了客人，桌上多摆一盘的事。旁边一盆红烧杂鱼、一碟花生或毛豆、几瓶冰啤酒，蟹壳堆起来的时候，话也跟着多起来。象山八月的晚餐，就是这样。

涂茨大坦码头不大，岸线也短。近两年举办了“东海第一口小海鲜码头宴”，有了一点名气，但码头还是老样子。

小开渔一到，不是本地的车牌就多起来，多的时候，停在马路一侧，一眼望不到边。不是为别的——就为船刚靠岸那一口。

渔船靠岸时间不固定，全看潮起潮落。有时候天刚蒙蒙亮，海上的雾还没散干净，码头石墩边上已经站满了人。有空着手来的本地乡亲，有抱着泡沫箱的水产贩子，也有三三两两结伴来的外地游客。大家站在码头上，眼睛都朝着同一个方向。咸中带着腥味的海风拂过脸面，有人来回踱步，时不时擦一把额头上的汗。熟人碰见了搭两句话，视线却始终不肯挪开——心里那点盼头，都挂在还没露头的船桅上。

远处马达声刚响，码头就动了。

船还没靠稳，人已经挤到石墩边上，掂着脚尖，脖子伸得老长老长。船板砰一声搭上岸，渔民踩着湿漉漉的沿口递箱子，一箱接一箱，泡沫箱盖掀开的瞬间，蟹哗啦啦倒在摊位上——青壳白肚，有几个蟹的钳子还在微微动着。码头上来的蟹基本上都没有活的。

人群呼啦啦围上去。没人

客气。

阿婆的手比年轻人还快，扒开蟹堆专挑壳硬的，指节敲两下，掂一掂，翻过来瞥一眼蟹脐，顺手就丢进塑料袋。动作干净得像在拣自家晒的萝卜干一样。旁边一个游客模样的男人刚伸手，就被另一位大叔的胳膊肘有意无意地轻轻挡开，他缩回手，讪笑着往后退了半步。

产量少，人人心里有数。开渔头几网，蟹是海的见面礼，给的并不多。

讨价声、塑料袋窸窣声、脚下踩到摊位上冰水流下来的啪嗒声，混在一起，像码头自己的呼吸。有人在喊“这筐我全要了”，有人拎着袋子挤出来，低头看了看里面的蟹，嘴角压不住，快步往停车场走。

潮水还没退尽，摊位上的蟹已经空了。

大坦码头的蟹，蒸熟之后不一样。壳红得发亮，趁热掰开，雪白的蟹肉一丝一丝的，纹理分明，紧实干爽，咬下去满口淡淡的回甜。产自大坦码头的白蟹名气传开，买的人越来越多，一来二去，大伙便顺口叫它大坦白蟹。哪怕比别处的白蟹要贵上几十块，也依旧不愁销路。市面上外来的蟹用海水晶养着，蟹是活的，蒸出来一汪水，只有咸，肉是松的，没有鲜甜味。差的就是那段从潮水到锅沿的距离。城里的菜市场，摊主只要喊一句“大坦码头刚到的白蟹”，摊位前立马围一圈人。头批蟹量少，价钱硬，但掏钱的人没犹豫过。

八月亲友小聚，桌上最先定下来的，一定是一大盘梭子蟹。蒸锅盖一掀，通红的一盘端上来，热气扑一脸。啤酒瓶盖啪啪起开，有人先掰一只蟹腿叼在嘴里，有人掀开蟹壳先嘬一口黄，再慢慢剔出蟹肉，往姜醋碟里轻轻一蘸，鲜甜在舌尖上慢慢散开，不急。窗外晚风溜进来，桌上蟹壳越堆越高，酒喝得慢，到后来，舌头打结，话也说得慢。

潮水还会再涨。渔船明天一早又走了，码头边上，照样有人等着。

又见铁树开花

□陈金裕 文/摄

办公楼前的广场上，那株铁树素日并不惹眼。墨绿的羽状叶子密密攒聚，像一柄撑开的巨伞，又像一只敛翅的凤凰，沉默而自持。可这个雨后的早晨，我打从那里过，不经意抬眼，却见树心处捧出一抹娇嫩的鹅黄，十六簇灰绿的尖角相拥而出，围着一座宝塔似的花芯。那淡黄一层一层往上堆叠，仿佛时光亲手砌就的奇迹，愈高愈见风致，活脱脱一座微缩的金色浮屠，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光，猝不及防地撞进人心里去。我停住脚步，竟忘了呼吸，原来草木的深情，要用这样漫长的沉默来交换。铁树开花了。

想起小时候在乡下听的故事。夏夜，村里人聚在晒谷场上纳凉，蒲扇轻摇，大人们说古，道铁树本是天上神树，因妒忌神龙光彩，被罚人间永世不得开花，除非有生灵心甘情愿以血相换。讲故事的人眉飞色舞，听故事的人便仰头望星河。彼时只觉离奇，如今想来，那传说里藏着的大抵是人心最古老的执念，为刹那绚烂，甘愿承受长久寂寥。

还有一个说法，关乎苏东坡。先生被贬海南，奸佞断言：“想回来，除非铁树开花。”百姓却爱戴这位诗人，赠他一盆铁树盆栽，又讲起金凤凰的故事，说凤凰被恶霸囚于笼中，绝食抗争至死，灰烬里长出一棵叶片坚硬如铁的树。东坡闻此精神大振，精心照料。后来铁树竟真开了花，不久皇帝召他回京的旨意也到了。这个故事里的铁树，已不只是树了，它是一颗不肯屈服的心，在绝境里开出花来。

“铁树开花”最早见于明代俗谚，喻事极难成。可陈毅将军写“大军抗日渡金沙，铁树要开花”，却将这“难”字淬炼成必胜信念。同一个词，悲观看来是“难”，乐观看来是“盼”，中间的差别，无非是人心向背罢了，境遇相似，目光却各有方向。

象山有句俗话说叫“铁树开花，冷饭抽芽”，说的都是不可能的事。可

如今铁树就在眼前开着花。前些年县内一中学校园里一株铁树甚至开出五朵“金花”；一家私营公司的十棵铁树几乎年年如约绽放。俗话说的“不可能”原来也有条件，时机到了，温润够了，铁树便不再矜持。人又何尝不是如此？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梦，往往只缺一场恰好的雨，和一个肯等待的早晨。

铁树其实并不神秘，学名苏铁，是现存最原始的种子植物之一，曾与恐龙为邻。在南方，成年铁树条件适宜时几乎年年开花，北方因热量不足才成了稀罕事。稀罕与否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它偏偏在这个早晨让我遇见了。

村里的老人说铁树开花是吉祥兆头，谁见着这一年准有好运气。小时候我不大信，现在却觉出几分道理：不是铁树开花带来好运，而是看见花的人心里多了盼头，日子便有了奔头。这盼头如同种子落在心田，自会生根抽芽，长成支撑人走过坎坷的力量。

雨又落下来，细细的雨丝顺着叶脉缓缓滑下，一滴一滴落在花蕊上。那金色的宝塔越发鲜亮了。我撑着伞又站一会儿，看那十六簇灰绿的尖角护着花芯的样子，像一群稚拙的孩子围着一件稀世宝贝。铁树不轻易开花，积蓄许多年力气才换来一次绽放。人又何尝不是如此？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，需要长久的等待和坚韧的持守，才能在某个不起眼的日子里，不声不响地，开出一朵花来。

我收起伞，最后看了一眼那株铁树。它还在那里静静地立着，金色的宝塔在雨中泛着温润的光。我想，明天早晨路过的时候，它应该还在开着；后天下雨的话，它也还在开着……它也许会开成一盏不灭的灯，照见我们这些匆忙的人，也照见我们自己未必察觉的，心里的那一点盼头。

铁树开花了。日子还长，好光景还在后头呢。

